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續兒女英雄傳 第六十八回 起大軍武成仍奮武 析疑獄冤辨又明冤

話說何小姐與褚大娘子正在話舊談心，鄧九公進來，拿著安大人的信說有緊急之事。是什麼事呢？這作書的一枝筆難說兩邊話。原來安大人自平了天目山，回省辦理善後各事已畢，就打算起兵往白象嶺，擒拿伍良霄。至於和尚，暫且擱起，候白象嶺肅清再說。於是與田總兵商量好了，命褚一官作先鋒，帶著謝標、韓忠、唐振聲、袁聲萬，先行開路。中軍是安大人帶兵，參謀是孫靜峰，軍師是顧朗山，四大將是趙鵬、馮小江、陸葆安、周得勝，外有巡哨打探，將官是郝武，又派歐鶴、歐鵬，帶領許奮、蔣和、齊明、侯蒙為後營。田大人帶領田公子、鮑國恩、畢歸元、朱善保、朱三、徐三、石大辦理糧台，專管糧餉。共帶兵三千，其餘參、游、都、守、千、把各武職，俱守地面，並未派差。安大人是看這些武官盡無真實武藝，不過搪塞差使而已，故未調遣。閒言少敘。且說褚一官得了將令，忙帶了四將與兵丁五百，先期起身。安大人也隨後浩浩蕩蕩而行。一路旌旗耀目，十分齊整。過了譚城，來到龍山鎮，離章丘縣不遠，就見道旁有三十餘人聯遞呈聲冤。安大人叫陸葆安接過呈子，一看是章丘縣所管於家莊於富仁誣節謀產、縣官受賄等情，忙即吩咐將遞呈子大眾帶到龍山鎮公館，聽候審訊。不多時，大人駕到公館，此時知縣已然在公館伺候，立刻傳見知縣，問了一遍，又帶上遞呈眾人，詳細審問一番。即傳下諭來，今晚駐紮龍山鎮，命知縣連夜將原被告、人證傳齊，次日清早聽審。事畢還要起馬。

原來於家莊有於富仁，是個大財主，為人心術不端。他母親黃氏，他妻牛氏，也非良善之輩。只因黃氏在同村財主劉家赴席，與知縣趙振湘的太太同座，因而拉攏送禮，就漸漸親近。

這一日，於富仁與他母親商議道：「趁著知縣與咱家來往甚近，咱家有件事很可辦得，錯過了不辦，甚是可惜也。」他母親黃氏道：「咱家有什麼事可辦？你且說來。」於富仁道：「二孀子年輕輕的，不肯嫁人，偏要守那兩三歲的孩子，情願將家私叫人騙誑，眼睜睜的二十多條牛，十幾頃地，定要敗光而後已。去年秦家窪的秦思美瞧見二孀子，定要娶他。想了多少主意，央人來說媒，他總不依。秦思美至今還是丟不下，同我商量過幾次。他說你想出法子來，叫你孀子嫁了我，他名下應有的家私、房糧、地土，全是你的，我一點兒也不要。我應了他，總想不出個主意來。如今放著樣門子，何不辦辦？」黃氏尚未開口，他妻牛氏笑道：「只要門子結實，事情倒還容易，須得如此如此，這般去辦。照會秦思美，休教別人知道，必須辦得乾淨。趁他這幾日正病著，不能起身，先給他散過謠言，叫人動了疑心，咱們就可以用計了。衙門裡再使上幾個錢，怕不是發官賣？叫秦思美買了回去，又省他日後起調。」黃氏母子只是點頭說好。於富仁道：「這主意出的不錯，就是指不出姦夫來，恐官面辦不下去，倒說咱們謊告，可不是頑的。」牛氏道：「這卻容易。官要問姦夫是誰，你只說是他娘家的親戚，不住的來往，鬼鬼祟祟，知道誰是他的姦夫？橫豎官要偏向咱們，狠狠的動起大刑，他受不住疼，不怕他不混拉一個。」當時議定，他母子深誇牛氏主意好，真賽過孔明，將來得了他的家私，總叫你吃穿一輩子。牛氏道：「這算了什麼？不想這樣好主意，如何保得家財富足，子孫久遠？」於富仁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我就去散起謠言，料理下手，再去找秦思美，叫他趕辦東西。」

母子婆媳說得高興，不提。

那於富仁原有親叔叫於宏業，是個飽學秀才，雖分了祖上一分大家私，他全不在意，只愛唸書。娶妻何氏，美而賢，內外一切家務，都是何氏經理，並且伉儷甚篤。不料紅顏薄命，於宏業少年夭折，丟下孀妻幼子，並一分家財。何氏苦守孤兒，毫無異念，親族人等以及街房鄰里，無不欽敬，夙口稱其賢德。

那何氏自丈夫死後，悲思成病，時常臥牀不起。又因省錢，不肯醫藥費用。近來街坊忽然見些闍昧不明的言語，彼此私相議論，雖有傳言，並無痕跡，未免大家疑心。可憐那何氏，焉能想得到有人暗算？

這一天晌午，昏昏沉沉躺在牀上，耳邊聽得有人叫喚，轉身一看，見是富仁同牛氏站在面前，問道：「孀子好好的，怎麼害起病來？這幾天，總不得空兒過來瞧瞧，今日才有空兒來瞧孀子，正值孀子睡覺，也沒敢驚動。」何氏坐起身來，說道：「我因心裡發燒，叫丫環他們領著你兄弟在外邊去玩耍，好讓我靜靜的睡一會子。他們瞧見大爺、大奶奶來了，也該進來回稟一聲，也不來倒茶。」牛氏道：「是我沒教他們進來知會，咱們自家人，還什麼禮？」何氏讓他夫妻坐下。於富仁道：「我瞧孀子不像害病，不過面皮黃些。」牛氏道：「我那坐月子就像孀子這樣，週身發困，只想睡覺。後來滿了月，才覺著好了。今日瞧孀子這個樣兒，也像坐過月子似的。」何氏笑道：「大奶奶倒會說笑話。」牛氏道：「我在家同你姪兒說，孀子這樣年輕，是朵開不足的鮮花，這樣天長地久，日子如何熬得過去？人生一世，草生一春，趁著這好風光，樂得且尋點快活。」於富仁道：「孀子是聰明人，有什麼不會尋快活的，還用著咱們勸麼？」何氏聽他夫妻歷說之話，甚不入耳，坐在炕上，就低頭不語。於富仁夫妻坐了一會子，辭別家去，說道：「待等半天來瞧孀子罷。」何氏勉強酬應幾句，看他夫妻去後，不覺要悲苦一番，因此連日未能起炕。何氏的娘家每天不斷來人看病。

這天何氏稍好些了，就同娘家兩個女親眷，坐在炕上說閒話。忽聽見於富仁夫妻兩個在院子高聲說道：「我們今日又來瞧孀子來，不知可好些沒有？」何氏心中厭煩，也不答應他們。

見他夫妻急急的走進房門，就聽牛氏道：「一股子什麼味呀，好臭，好臭！」於富仁道：「不錯，是好臭，那裡來得這個味！等我瞧瞧。」說著，走到炕前，蹲下身子，伸手在炕洞裡抓出一個破布包裹，就在炕前，當著眾人打開一看，是個乾孩子。

於富仁登時發起喊來，說道：「原來養了私孩子，躲著裝病。這件醜事，斷不甘休，定要經官，追出姦夫來治罪，給咱家打嘴傷臉，那是不依的！」牛氏冷笑道：「我說年輕輕的，一定要守寡，還等著蓋貞節牌坊呢！原來是這樣守法！我早知道，也該在家守著，到比明著嫁人的舒服。這是何苦呢！」於富仁道：「你不用多說了，瞧著孩子，我去報官。」那兩位親戚也攔不住，何氏聽了，氣滿胸膛，不覺暈了過去。

於富仁一路大喊大叫，走到門外，找鄉保告知其事。有幾個上年紀的勸他不聽，一直跑回家去，騎上牲口，趕進城來，找著代書，同他商量定了，寫一張呈子。正直放告，投遞上去。

這位知縣趙太爺看了呈詞，立刻委捕廳去驗看孩子，一面出差拘人證與原、被告到案。於富仁見縣裡准了狀子，趕著打點，上下都說通了，回家聽信。此時村中似講新聞，驚動了於家與何家，都知何氏素日賢德，青年守志，未必有此醜事，其中必有隱情。況且於富仁又是個富而不仁之輩，更難憑信。眾人於是都贊何氏，深抱不平。此刻捕廳驗過死孩，仍舊包好，貼上封皮，交鄉保收存。何氏請了何、於兩族父老過來，哭訴一番，心中只想尋死。適於家幾位族長都來追問開導他，怕他情急自盡。那縣官得了於富仁賄賂，竟自順著於富仁審問。那何氏雖在堂哭訴冤情，無奈縣官不聽。幸而未動刑逼，過了一堂，於富仁就算贏了。

於家合族連名要遞何家節孝公呈，何家的父兄們也情願破產，替姑奶奶打這件名節官司。正在彼此要辦，適值安大人由此經過，大家都知安大人公正廉明，無不踴躍，連夜寫了公呈，於、何兩家約會，一齊攔輿投遞。收了呈詞，次早聽審。到了次早，知縣將原、被告一切傳齊，帶到公館。何氏只得到案，哭哭啼啼。地保親族圍著她的轎子，來在公館候審。安大人聽說人證到齊，隨即升座。知縣上前參謁，下來閃過一邊伺候，書投人等站定。堂規，原差將一千人犯點名過堂。安大人點到何氏，見她週身上下滿罩著一腔悲苦，那原告見證都帶著得意之樣。點名之後，且不問於富仁原告，先叫於家族長上來，細問於家世居產業、已未分居，並於富仁姪孀夙昔為何人如何，有無口角事故。那於家眾族長各將平日情形詳細跪親。安大人點頭，吩咐下去，命帶何氏上來，問她道：「你所犯的姦情，並非重罪，從實招來，免受大刑！」何氏兩淚交流，不勝苦楚，就將丈夫死後，於富仁夫妻屢來逼著改嫁，致生口角，彼此不甚來往。前日病中正在昏睡，他夫妻支開丫環、奶子，忽來房中探病。昨日又來，搜出死孩，不知何時放在炕洞

的。只求青天大人恩斷。

安大人細聽供詞，已經搜尋出破綻來了，尚不肯說出，即吩咐何氏跪在一邊。帶於富仁上堂，問他是怎樣搜出死孩來的。

於富仁將他夫妻去探病，聞見臭味，到她炕洞裡搜出死孩，立刻報官，總求嚴治，合族感激。安大人座上聽他供完，不覺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你才進門，怎麼就知道死孩子一定藏在那裡，揀直去拿了出來？並且昨日委官相驗，那孩屍是個枯乾的，死了已久，萬無臭味，怎麼你夫妻兩個聞出臭味來？那個孩子亦不是將才生養的，尤其荒唐。這些主意，是誰替你出的？那孩屍又是那裡來的？你要從實招來，省得皮肉受苦！」於富仁出其不意，被安大人問著短處，一時回答不上來，張惶失措，朝上盡著磕頭。安大人怒，把驚堂木一拍，罵道：「該死的狗才！你只為圖謀他的家產，竟敢誣蔑尊長，敗壞名節，其情十分可惡！」吩咐立刻動大刑。兩旁皂役大聲響應，將夾棍呈驗，往地下一撩，驚天動地，兩腳套上，於富仁就如同殺豬一般，喊將起來，說道：「大人開恩！不要夾，小的從直招來就是了。」

皂役吆喝道：「快些招上來！」於富仁無奈，將如何定計，秦思美怎樣去找死孩，那一天故意探病藏屍，隔一天搜出孩子控告，前後情節一骨腦兒都說出來。秦思美此時正在人群，擠著聽發官賣的好信，誰知於富仁將他供了出來。正待脫身要跑，何、於兩家親族都認得秦思美，大家動了公忿，將他一把抓住，擁上公堂，俱上前跪稟道：「回大人，這就是通同奸計的秦思美。」安大人怒，吩咐：「帶上來！」眾人退下去。於富仁見秦思美跪在面前，連忙喊道：「我已直招，你也不必隱瞞了，快些直供罷！」大人問：「那孩屍是哪裡來的？」秦思美供：「小的因於富仁已定下計策，教我找死孩子。小的急切找不出來，一時糊塗，只得將去年冬天出花死的小弟挖出來，無如已經埋了一年了，久已枯乾，只好用破布包好，交給於富仁。這都是於富仁指使的，只求大人寬恩，小的並不敢謊供。」安大人道：「你將已埋了一年的小兄弟刨出土來，已有應得之罪，何況聽人指使，拿去污人名節，強娶節婦，尤為可惡！」飛下簽去，先打四十大板，另行定罪。於富仁放了夾棍，跪在一邊。將牛氏帶上來，問她道：「你同於富仁是從小的夫妻，還是再嫁的？」

正說著，只見堂下卷一陣旋風，直撲到牛氏身上，將她的衣裙吹得亂響。兩旁站立多人，甚是驚異，牛氏向上只是磕頭。

安大人問道：「你前夫是何處人？叫何名姓？何處生理？多少年紀？因什麼病死的？家中還有何人？你是誰作主再嫁？是何人為媒？」牛氏跪在下邊，抖作一堆，戰兢的說道：「前夫叫吳大，是挑架子賣肥豬肉的，就住在村子北邊小新莊，沒有父母兄弟。那年二十七歲七月初三日下半天兒，吃了些野葷子，到半夜裡就死了。因於富仁常到小新莊買肉，素昔認識，為人和氣。我前夫死了，就托他買棺材發送，一切都是他料理。後來他前妻也死了，丟下兒女，無人照管，就娶我過來，已有四年了。」安大人點頭，問道：「你前夫吃的這野葷是哪裡來的？你可與他同吃的？」牛氏道：「是於富仁知他愛吃野葷子，找來送他的。吳大瞧見很喜歡，趕著叫我給他收拾，一大碗吃了個乾淨，我一點兒也沒吃。」安大人笑道：「你同於富仁串通，尋來毒物，將吳大謀害，以遂你們心願。吳大陰魂含冤數載，今日現已到堂申訴，你還敢花言巧語！」吩咐套上拶子，兩邊齊聲吆喝，神魂皆驚。不待收足繩索，牛氏喊叫：「情願實招！」

安大人吩咐放下刑具，令其快快說來，不准謊供。牛氏遂將於富仁與他通姦情密，難以分散，兩人起意，毒死吳大以圖長久。知他愛吃野葷，囑令於富仁尋找野葷，將他害死，無人知曉。自家作主，嫁到於家，鄉約地鄰，不敢攔阻。從頭至尾，供招一遍。安大人即命於富仁上來，說道：「你妻已將商同謀死吳大的情節招了，你快快實說，免動刑具！」於富仁一想，他夫妻本是設計害人，反破了自己的案件，此時料難抵賴，也只得實招商同謀害。當堂各畫了供招，上了死囚刑具，秦思美亦上了刑具，都發下去，交給知縣帶回，收在縣監。一面施委縣官前去把吳大屍骨起出蒸驗，是否受毒身死，有無別傷，又吩咐用鼓樂執事轎子送何節婦回家，孩屍仍飭秦思美領埋，無乾省釋。安大人審完事，即吩咐中軍拔營起馬。那於、何兩家親族以及聽審閒人，都高叫青天大人，有許多人磕頭叩謝，一齊送大人起身。不言何氏坐轎鼓樂喧天回家，後來蒸驗吳大，果係中毒身死，牛氏問了凌遲，於富仁問了斬決，秦恩美照開棺棄屍之律，擬絞監候，皆是後話。

且說安大人斷了於富仁一案，遠近喧傳，一路告狀者不少，都發交本管官，或討保，或看押，俟得勝回來，再為清理。一日行來已近白象嶺不遠，早有探子報說，先鋒在前面開仗，恐難取勝，因賊中有一將甚勇，先鋒與四將俱戰他不過，為此來報。安大人聞聽，忙傳令一面安營，一面令周得勝、馮小江去作接應。二人領令，催趨急行，耳邊聽得槍炮喊殺之聲。正要迎上去，只見官軍已經敗下陣來。謝標、韓忠俱已受傷，褚一官領著唐振聲、袁聲萬，俱馬不停蹄，忙忙奔走，周、馮二人讓過褚先鋒的敗兵，去截住追來之將。只見那一員賊將約有四旬年紀，豹頭環眼，十分凶勇，手使大刀，帶領嘍囉，躍馬而來。周得勝大怒，手使單鞭，衝殺過去。那賊將挺大刀相迎，戰了二十餘回合。周得勝暗暗稱奇道：「這廝好武藝，怨不得褚先鋒五人俱被他殺敗。」正在勉強支持，只見賊將背後又追來一將，年紀不過二十餘歲，面如鍋底，短小身材，大叫：「舅舅不必動手，待我來斬那廝！」馮小江見了，忙挺槍接住。

四人廝殺在一處，來來往往，鬥到三十餘合，周、馮二將漸漸的遮攔，多攻取少。正在為難，就聽見賊兵陣上鳴金收兵。那賊將老少二人即忙退去。周、馮二人只求他們退去，就是萬幸，焉敢再追？亦趕緊收兵回營交令。